

IRRESISTIBLE FORCES

情不可挡

译林出版社

[美国]丹尼尔·斯蒂尔 著
许磊 夏天 译

Danielle Steel



情不可挡

[美国]丹尼尔·斯蒂尔 著 许磊 夏天 译

IRRESISTIBLE FORCES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不可挡 / (美) 斯蒂尔 (Steel, D.) 著; 古绪满, 许磊, 夏天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1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Irresistible Forces

ISBN 7-80657-446-8

I. 情... II. ①斯... ②古... ③许... ④夏... III. 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7700 号

Copyright © 1999 by Danielle Steel.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书 名 情不可挡

作 者 [美国] 丹尼尔·斯蒂尔

译 者 古绪满 许磊 夏天

责任编辑 孙峰

原文出版 Delacorte Press, New York, 199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4

字 数 205 千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46-8/I·345

定 价 (精装本) 14.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代 译 序

简单的故事未必没有动人的力量——

美丽迷人的华尔街投资分析师梅雷迪思拥有和她的事业一样令人艳羡的婚姻。她和丈夫，纽约知名的外科医生史蒂汶，结婚十四年却能始终保持热恋时的美妙感觉，相互欣赏、相互理解，共同守护着他们的情感家园。然而，当另一位男士高伦·道进入梅雷迪思的生活，她和丈夫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曾经亲密的感情被某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所阻隔，直到爱逐渐冷却，直到一切都无可挽回……

这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却不仅仅是梅雷迪思和高伦的婚外恋情。小说的作者丹尼尔·斯蒂尔并没有将笔墨浪费在对“多角爱情”的文本表述上，她用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审视、剖析了这段发生在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使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情感故事浸润着自己关于家庭、关于责任、关于友情的理性思考和深刻领悟，从而形象地演绎出繁华都市背后的落寞和无奈，传递出书中人物内心的叹息、呼唤和期待。当我们用心感受、用心聆听这一切时，便真正地触摸到了小说的灵魂。

有人说，高明的作者善于把自己隐藏在文字背后；当你跟随着他的思维，悉心地探寻掩映在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的时候，才有可能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丹尼尔·斯蒂尔正是这样一位不动声色的作者，读她的小说需要你带着大脑，因为文字之外别有匠心——

梅雷迪思和史蒂汶的感情生活是小说前半部分的核心。作者

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他们的幸福：浪漫的“约会”、尽情地做爱、远离孩子的烦扰、远离琐碎的家事……连我都为他们情侣般的柔情蜜意而由衷喝彩。但我这种美好的先验印象却被后续情节逐步颠覆，当我带着重重疑问质询这种“和谐美满”时，终于发现作者隐藏在文本中的隐约暗示：梅雷迪思和史蒂汶的婚姻并非毫无缺憾，至少有两处“硬伤”像“定时炸弹”一样威胁着他们的“婚姻肌体”：一，他们的婚姻缺乏实实在在的内容：没有淡如止水的平凡相守，没有矛盾冲突后的宽容和解，没有孩子、没有归属感……祛除纯粹的近乎空洞的感情，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共通体验。甜蜜却不完整、浪漫却飘渺无根，这样的生活是易碎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高伦·道出现后短短两个月内，他们的情感大厦就坍塌破败，正是这种脆弱性使然；二，梅雷迪思和史蒂汶在性格、气质、社交圈、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许多方面都迥然相异，这种差异能够潜移默化地离间、疏淡他们的感情。这些因素看似无关大碍，但却具有可怕的侵蚀力，它们会像白蚁一样慢慢蛀空情感的基础。高伦之所以很快占据了梅雷迪思的心，很大一部分在于他们非常相像，这使得他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更多的共同兴趣，更多的默契和灵犀；而史蒂汶却在很多方面让梅雷迪思无可奈何：比如衣着、社交、对是否要孩子的问题。

小说的另一个核心是梅雷迪思和高伦的恋情。无论它看上去多么浪漫完美和顺其自然，终究逃避不了对它的道德考问，但这是作者不愿面对的。她将种种理性注入到这段非分的情感经历中，成功地她将读者的视线从道德评判台拖曳到对当事人的情感关注上来。她似乎在说服读者：女人是感情的动物，如果一份感情因为距离让她无法企及，她会转而寻找另一种感情，来慰藉自己需要情感滋养的灵魂；这无关乎道德的高尚或堕落，完全是感情使然。所以在梅雷迪思远离史蒂汶的时候，高伦能够有机会进入她的生活，与她携手体验一段甜蜜而新鲜的情感冒险。非分的感情却并不荒

谬,他们之间惊人的相似让这段情感具有了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品位、共同的话题甚至共同的外形气质像一种威力巨大的黏合剂将他们连成完美的整体;同时,高伦能够让梅雷迪思感受到一种华丽的幸福、一种跃动的欲望、一种新鲜的诱惑,这些都是史蒂汶不曾经予她的。梅雷迪思终究没能抗拒自己对高伦的欣赏、依赖和迷恋,没能抗拒发自内心的愈加强烈的爱。当这种爱燃烧的时候,史蒂汶却只能在远方默默地等待。于是梅雷迪思几乎是不顾一切地与高伦发生了关系,尽管她隐约感到“等待她的将是一场猛烈的风暴和深不可测的危险水域”。

书中另一段感情则充满了温文尔雅。和缓柔美的气息。在我看来,史蒂汶和安娜的感情友谊的成分居多。安娜是一位受过伤的女人,她更珍视心灵的沟通和灵魂的抚慰。史蒂汶深知这一点,在与她交往的过程中,把她当做一位无话不谈的人生挚友,逐渐赢得了她的依赖与爱慕。安娜与梅雷迪思完全不同的气质和风格,让史蒂汶体会到了一种安详平和、脚踏实地的幸福,唤起了埋藏在他内心的对家庭生活的渴望。虽然他们最终还是走向了肉体的结合,但我主要感受到的还是他们之间那种悠长醇厚的情感和精神的交流、互励。

作者成功地用感情描绘了“感情”,也成功地用理智审视了感情。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她却安排梅雷迪思和史蒂汶团聚,让无穷无尽的烦恼、矛盾、责备和争吵把他们之间残存的一丝感情消磨殆尽。史蒂汶的退出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他让所有在这场情感游戏中耗尽精力的当事人都确定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尘埃落定时,不会有人怨恨、也不会有人痛苦,每个人都能毫无情感负担地归复平静的生活,享受祥和的人生。这样的结局寄寓了作者美好的愿望,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圆满是难以达成的。我们权当和作者一起在书中体验了一次唯美的情感之旅吧!

丹尼尔·斯蒂尔是当代美国文坛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她

的小说自七十年代起就常居世界各大知名媒体排行榜榜首,以 28 种文字在全球发行突破 4 亿册。我认为,丹尼尔·斯蒂尔深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她笔下的爱情故事浪漫却不失真实,简洁却富含深意,笔法细腻、格调清新;她善于讲述各种各样的感情故事,并能够在情感冲突中对人物心理进行洞幽析微地描摹,塑造出奕奕生辉的人物形象。她以饱含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日益粗糙的感情线条,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为疲于奔命的现代都市人开垦出一片情感的绿洲,每个人都可徜徉其间舒畅地呼吸、自由地呼喊!

唐 黎

第 一 章

这一天,纽约的阳光骄阳似火,还未到中午,气温已经升高到一百多度^①,道路上可以烤熟鸡蛋。孩子们热得哇哇乱叫,大人们坐在门廊上、大门口,或是靠在破旧的凉棚墙边。2号大道与125号大街之间拐角处的消防水龙头早已打开,自来水像瀑布一样流淌,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在那里跑来跑去。齐膝深的沟水在流淌。到了下午四点,街坊的居民好像多半都站到了炎热的外面,一边看着那些孩子,一边在闲聊。

四十分,在人们谈笑声和哗哗流水声中,突然传来了一阵枪声。城里这一带有枪声,人们并不感到大惊小怪,大家都静了下来。一时间,他们似乎停着未动,等待着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慢慢地往门口走,缩靠在墙边。有两位母亲跑到喷水的地方抓住了她们的孩子,可是还未安安全全地走到门口,又一阵枪声响起,这一次枪声更近更响,只见三个年轻人冲到了站在水龙头周围的人群之中。他们跑着,途中撞倒了孩子。一个年轻的女人被撞得很重,歪歪倒倒地跌倒在水沟里。这时人群中发出了尖叫声,只见两名警察拐了过来,紧追那伙年轻人。他们提着枪,子弹嗖嗖地从人群中飞过。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人们既来不及给他们让道,彼此也不能相互提醒,就听到远方传来了汽笛声,接着就听到隆隆的警车声向

^① 这里指华氏,下同。

现场靠近。这时又有一阵子弹的嗖嗖声传来,就见一个年轻人跌倒在地,肩膀上鲜血直流。他的一个同伙立刻掉转身子向警官开火,子弹不偏不倚击中了警官的头部。消防水龙头那里水流得正急,忽然一个小女孩发出一声惨叫,接着就倒在地上,附近的人们吓得大喊大叫,四处乱跑。孩子的母亲本来在门口哆哆嗦嗦地观望,看到自己的孩子跌倒了,赶紧跑了过去。

不一会儿,追捕工作就结束了。那伙年轻人中有两个趴倒在地,警官给他们戴上了手铐;一位警官惨死,躺在地上;第三个同伙正由护理人员看护。可是在几步之外,一个孩子已被子弹击中,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子弹打穿了她的胸膛,身上流血不止。她的母亲就跪在她身旁,水龙头的水不停地在喷,身上淋得透湿,怀抱着失去知觉的孩子在痛哭。护理人员有力地把五岁的小女孩从她身上夺了过去,很快送上了救护车,把仍然在哭得晕头转向的母亲拉到了车上。人们对这种情况已司空见惯,不说看了几百次也看了几十次,但是只有那些身临其境的人、行凶的人或受害者,只有那些被逮捕的人、受伤的人或惨遭杀戮的人才能真正理会个中滋味。

125号大街的拐角处,汽车乱糟糟地挤在那儿。救护车汽笛鸣叫、灯光闪烁,从那些汽车中绕过。站在大街上张望的人们被这一切弄得目瞪口呆。第二辆救护车把受伤的第三个同伙从现场带走。那些警车从无线电里听到了警官被击倒的消息,似乎也从四面八方赶来。街坊里的人们知道,警官被击毙的消息一旦传开,那对他们将意味着什么。那将会愤怒填膺,咆哮如雷。尤其糟糕的是,在这样酷热的日子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就发生在哈勒姆^①,时间是在8月份,在这难熬的日子里,一名警察遭到

^① 哈勒姆(Harlem):美国纽约市一区,主要街道是第125号街。哈勒姆各种族居民之间曾发生过相当大的摩擦。

杀害。

救护车急速地向市里驶去，亨里埃塔·华盛顿紧紧抓住女儿的手，吓得一声不吭，只见护理人员在极力抢救，不过看样子眼下似乎没有成功的希望。小女孩脸色惨白，没有动静，衣服、地板、胳膊、轮床，还有她母亲的脸上、衣服和手上到处都溅了她的血迹。那情景就像是在屠宰场一样。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在警察和坏人、犯罪分子和毒品贩子之间没完没了的交战中，她成了又一个牺牲品。在她根本不了解的赌博中，她成了押当品，成了那些在相互残杀的斗士中小小的牺牲品。迪纳拉·华盛顿对他们来说微不足道，她只属于她的朋友和邻里，属于她的弟妹和母亲。她母亲在十六和二十岁之间生了四个孩子，她是长女。他们无论多么贫困，日子多么艰苦，在邻里之间生存多么艰难，她母亲总是爱着她。

“她会不会死呀？”亨里埃塔声音压抑地问。她瞪大眼睛盯着一位护理人员，可是对方没有回答，因为他也不知道。

“太太，我们会尽力的。”

亨里埃塔·华盛顿现年二十一岁。她是个墨守成规的人，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但是她不仅仅是这些。她还是个女人，是个单身女人，还是个母亲。她希望给予孩子的不仅仅是这些。她想工作，希望有一天嫁个爱她、关心她和孩子的好丈夫。只是她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男人。眼下她所拥有的只是孩子，她所给予孩子的别无所有，只有爱。

她有个相好的有时带她到外面去吃饭，他自己也有三个孩子要抚养，而且已有六个月没有工作了。带她出去吃饭，他通常都喝许多酒。他们之间的生活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只有靠救济，靠打临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们都没有读完中学，居住在多冲突的地带。他们这种生活，以及居住的环境，不啻是对孩子宣判了死刑。

救护车一声尖叫，就在医院的外面停了下来。救护人员抬着躺在轮床上的迪纳拉迅速下了车。她胳膊上在静脉滴注，面部带

着氧气罩。亨里埃塔只知道她还在呼吸,不过很微弱。她也跟着跑到了急救室,那身上满是血迹,可是她怎么也接近不了女儿。十几个护士和住院医生紧紧围绕在小女孩的周围,跑着把她送到外科室。亨里埃塔跟在后面,心想找个人问一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打算怎么处理。她头脑里有一千个问题要问,这时有人递过来书写板和笔,放在她的面前。

“请在上面签字!”护士说得直截了当。

“签什么字?”亨里埃塔面带惊恐。

“我们要做手术——快——签字!”

亨里埃塔按照吩咐签了字,不一会儿就一个人站在走廊上,眼看着护理人员抬着其他的轮床匆匆而过,护士和医生急急忙忙走向别的手术室和病人。她站在那儿感到惘然若失,担惊受怕,不觉啜泣起来。一位身穿医院绿色宽松衣的护士朝她走来,胳膊搂着她,引她到了一排椅子那儿,扶她坐下,并且蹲在她身旁,好言好语地安慰她。

“他们将尽一切力量为你的女儿治疗。”但是护士已经听说,孩子的情况很危急,说不定连命都保不住。

“给她怎么治疗啊?”

“他们要设法医治好伤口,止住流血。送到医院来时,她已经流了大量的血。”这话虽然说得没那么直白,但却够严重的。只要看看孩子母亲那一身样子,双方都很清楚情况是多么严峻。亨里埃塔浑身都沾了血迹。

“他们打死了她……就是他们打死了她……”其实她根本就不知道打死孩子的究竟是警察还是警察追捕的歹徒。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既然纳德拉已经死了,知道是谁打死的又有什么用处?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两个女人握着手,亨里埃塔灰心丧气,轻轻地哭泣。这时护士听到扩音喇叭在呼叫史蒂汶·惠特曼大夫。他是外科室的副主任,

也是纽约一名最好的外科医生,护士对亨里埃塔这么说的。“如果说还有人能救她,这个人就是他。他是这儿最棒的。有他值班,算是你的运气。”但是亨里埃塔并没有感到什么好运气,她有生以来就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还在儿童时代,父亲就在街道殴斗中遭到枪杀,情况与这次完全一样。母亲带着她和兄弟姐妹来到纽约,可是这儿的生活与以往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只不过带着烦恼从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生活还是没有任何变化。到了纽约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只是变得更糟。他们到纽约来,原本指望母亲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却没有找到,找到的只是在哈勒姆过着艰难的生活。这是一种贫困的生活,别指望明天会有什么改观。

护士给亨里埃塔送来了一杯水或是一杯咖啡,可是她只是摇摇头,伤心地坐在那儿,仍然在哭泣,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墙上大钟在嘀嘀嗒嗒地响,时间一分一分地在流逝,此刻已是四点五十五分。

五点整,史蒂汶·惠特曼大夫急匆匆来到手术室。当班的住院医生一直在等他,迅速把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史蒂汶·惠特曼高大而强壮,工作认真。浅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愤怒的脸上有一双像两块黑色的岩石的眼睛。这天下午,这是他第二次遇到了枪伤的病人,前一个病人已在两点死去。那病人是个十五岁的孩子,试图在三个歹徒向他开枪之前向他们开枪,然而最终他却遭到杀害。史蒂汶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孩子,但为时已晚。迪纳拉·华盛顿至少还有个机会。也许吧。但是,据住院医生以为,前景很渺茫。子弹穿过了肺部,击中了心脏,引起了大面积的损伤。情况尽管十分严重,史蒂汶·惠特曼仍然不放弃希望。

史蒂汶大声对工作人员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命令,忙了一个小时,奋力抢救孩子的生命。当抢救工作渐渐显得无能为力时,他亲自为病人的心脏按摩了十几分钟,拼命地想恢复病人的生命。可是并不顺利。孩子很小,伤势又很重,挽救的希望渺茫,罪恶的力

量简直超过了他精湛的医术,或者说是超过了他的解剖刀。迪纳拉·华盛顿于六点零一分死去,史蒂汶·惠特曼一声长叹。他默默无声地离开了手术台,气愤填膺,摘下了手术面罩。他厌恶这种日子,一死了人他就感到难受,尤其是死了一个纯正无辜的孩子。即使那个孩子开枪打死了三个人而遭到杀害,他也感到难受。他厌恶这一切,因为这些都无济于事,是无谓的消耗,是生命的无意义的毁灭,令人悲痛。当然,他也常常挽救了病人,一旦做到这一点,一切又都很值得,无论工作多长时间,无论怎样夜以继日,他都不在话下。只要他能赢得一点时间,工作再苦再累他也不在乎。

他扔下手术手套,洗洗手,脱下帽子,对着镜子照照自己。他看到的是值班七十一个小时所残留的疲惫的面容。每当值班工作时,他争取工作不要超过四十八小时。他设想得固然很好,可很难兑现。在手术房里,你没有办法让时钟停下来不动。他知道此刻应该怎么做。他要把消息告诉孩子的母亲。一旦走出了外科室,他就上牙碰着下牙,心里很紧张,还得到他知道的孩子母亲所在的地方去。往她那儿走,他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死神;他那副面孔,她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且在她今后的一生中,将会时时在她的心中萦绕。他还记得孩子的名字,正如他对所有的病人一样,一时都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且也知道:他也会在他们的心中萦绕。他记得那份病历,那份病情,记得手术后的结果。假如结果不是那样就好了。由于他对病人了解得很少,因而对他们也就特别关心。

“你是华盛顿太太?”在办公桌旁的护士向他指了指方向以后,他就问道。对方点了点头,两眼饱含着恐惧的神色。“我是惠特曼大夫。”要说的话他拖得很久,有时候他要想大半天,渐渐地也习以为常了。他知道他得尽快地说,免得让她心存不可能得到的希望。“我带来了关于你女儿的坏消息。”亨里埃塔见到他的表情,他的目光,倒吸了一口冷气,甚至还没有看他张口就已经知道了。“她在几分钟以前死的。”他边说边轻轻拍拍她的臂膀,但是她却没有

意识到，甚至也不知道他在关心她。她所听到的只是……她死了……她死了……“我们尽了一切力量，可是子弹从身上穿过，进出口的伤势都很严重。”连这些细节也说出来，他感到太傻，也太残酷。子弹造成多大的伤势，什么时间死的，说和不说又有什么两样？重要的是子弹打死了她的孩子。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在谁也得不到什么指望的交战中，又死了一个人。统计数字又增加了一个。“我非常难过。”这时候她已紧紧抓住了他，睁大着眼睛，因为刚才传递的消息给她的打击，此刻连呼吸也很困难，好像他对着她的太阳穴猛击了一拳。“坐一会儿不好吗？”从他往她这儿走，带给她消息，这期间她一直站在那儿，此刻仿佛就要晕倒过去，两眼翻转，他扶她坐到椅子上，示意护士递一杯水过来。

护士很快送来了水，可是孩子的母亲喝不下去。她在设法承受刚才听到的消息，同时发出了闷闷的声音，那么平静而可怕。史蒂汶·惠特曼就觉得，好像凶手不是带枪的歹徒，而是他自己。他希望自己是个救星，有时候也的确是。曾经有许多妻子、母亲和丈夫带着感激和宽慰的心情搂着他的脖子，可这一次却没有。他悔恨损失太多，而且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

他尽量和亨里埃塔·华盛顿多待了一会，然后把她交给了护士，接着又听到了传呼，有个十四岁的孩子从二楼的窗户上栽到了地上。他在外科室里为她治疗了四个小时，十点半离开了手术室，希望手术能成功，终于在隔了很长时间以后第一次回到了办公室。对他来说，此刻的夜晚算是安静的时光，通常要在午夜以后才处理真正严重的病人。他拿起桌上的一杯冷咖啡，还有两块不新鲜的奥里奥奶油夹心饼干，早餐后，他一直没有时间吃东西。他当班时间已有二十四小时，然后又为一个同事代班四十八小时，因为那人的妻子正在分娩。他已很长时间没有回家，而且到现在还不能脱身。桌子上一叠病历等着他签字，他知道一旦签完了字，就可以回家了。另外一名医生要来接替他当班。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拿起

了电话,知道梅雷迪思还没有睡,甚至有可能还在办公室。他知道,最近几个星期她一直很忙,不知道此刻究竟是在开会还是已经回到家里。

电话铃响了一声,她就接了起来,那声音心平气和,一如梅雷迪思其人。他们彼此十分协调。史蒂汶有火山一样的工作热情,她却有着细腻而又平稳的风格,两人配合默契。尽管事情千头万绪,梅雷迪思在关键时刻总是表现得很沉着,气度雍容,不慌不忙,她的整个风格与丈夫形成了对比。

“哪一位?”她本来想到可能是史蒂汶,由于此时正是最忙碌的时刻,有可能是办公室的什么人给她打电话。她已经回到了家里。梅雷迪思·司密斯·惠特曼是华尔街一家颇有影响的金融投资公司的合股人,在这个领域里很受人们的尊敬。她在高级金融界生活、工作,吃的就是这一行,正如史蒂汶一心一意从事外科工作一样。他们彼此热爱对方的工作,而双方的工作都要求全身心地投入。

“嘿,是我呀。”他说话显得疲惫不堪和悲伤,但听到她的声音,感到宽慰。

“你说起话来像是无精打采的样子,”她不无同情和关心地说。

“是有点。”不过他听到她说话便笑了。“又在办公室里待了一天。实际上待了三天。”

这是星期五的晚上,自从星期二早上以来,他就没有和她见过面。多年来,他们就像这样生活,也习惯了,而且早就学会了如何适应这种方式的生活和工作。他一连两三天夜以继日地值班,好不容易到了家,可没几个小时又因急诊出去工作,她对这一切已习以为常。但是他们对彼此的工作都很尊重。他们相识并结了婚,那时他是住院医生,她在研究院工作。结婚已经十四年,有时候至少对史蒂汶来说,似乎才只是几个星期。他对她的爱,仍然像当初一样狂热,他们的婚姻双方都感到很美满,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使彼此产生厌倦。再说,由于

都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打算要个孩子,尽管他们不时地谈到这个问题。这是他们谁都不能完全拒绝考虑这个选择。

“你的大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他问。

近两个月来,她一直在忙于硅谷^①的一家高科技公司股票上市的说明书。那家公司打算公开发行人股票,让有意者去购买。对于梅雷迪思的公司来说,这是一桩抢手的交易。尽管其前景不像有些销售股票的人所说的那么美好,但是对梅雷迪思颇有吸引力。她尤其对硅谷感兴趣。他们提供的机会不像纽约和波士顿,后者在买卖上更加带有传统性。

“我们忙得差不多了,”她已有点倦意地说。头天晚上,她在办公室里一直忙到半夜。史蒂汶在上班时,她工作起来驾轻就熟。他知道,她要在下个月为股票上市开展一个公开宣传,告诉那些有意对公司的投资者,鼓励他们投资。届时她要出差两个星期。他希望在这之前,他们能够在一起度过一些时间。他还打算和她在一起度过劳工节^②周末的那段时间。“熏鲱快要完成了。”他知道“熏鲱”这个行话,那是一个术语,是指仅在事后起作用的募股说明书。至于称为“熏鲱”,那是因为遵照股票交易委员会的要求,有关注意事项使用的是红色字体,说明书的页边也用的是红色。

“你什么时候回家,亲爱的?”她问,一面压抑着打了个哈欠。她刚刚从办公室回到家,时间已快到十点半了。

“他们留下了一些病人的简历,我一签完字就回去。你吃了没有?”此刻他伏着身子待在办公室里,两眼盯着办公桌上的那些情报报告,心里想的更多的是她,而不是签字。

① 硅谷(Silicon Valley):美国旧金山东南圣克拉拉谷的别称,美国主要微电子公司集中于此。因微电子工业的材料主要是硅片,故名。

② 劳工节(Labor Day):在美国为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多少吃了一点。几个小时以前，他们在办公室里给了我一块三明治。”

“我回家时煎点蛋饼，要么是不是买点东西带回去？”他们的工作虽然安排得很满，史蒂汶通常干烹调的活儿，还喜欢夸耀自己的手艺比她高明，很显然他更喜欢干这种活。梅雷迪思从来不说自己爱干什么家务事，宁可在办公室吃一块三明治或是色拉，也不肯回家匆匆忙忙烧一餐四道菜的饭。在烹调方面，他一向就比她更有趣。

“蛋饼太好了，”她笑了，听从他的意见。每当不在一起，她总是想着他，即使在忙碌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的关系水乳交融，尽管结婚已有十四年，依然情深意浓，始终如一。他们成天忙于工作，周围又是乱哄哄的生活，可是彼此肝胆相照，相互忠诚。

“今天出了什么事吗？”如果真的情况不好，她总能从他的口气里听出来。他们比大多数夫妻更能心心相印，更关心彼此的成功与挫折。

“有两个孩子没能抢救过来，”他答道，声音又消沉了，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年轻的黑女人。她五个小时以前失去了女儿，他一想让她的女儿起死回生，可是他毕竟是医生，而不是魔术师。“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和一帮歹徒交火，奋战三个歹徒以后倒了下去，被他们打死。几个小时以前，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小女孩，在三个歹徒与哈勒姆警察的交火中遭到杀害，子弹击中了她的胸膛。我们做了手术，可没有抢救过来。我只好告诉她的母亲，那可怜的女人哭得死去活来。后来我给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做了手术，她从二楼的窗户外上摔到地下，伤势很重，但我相信她会没事的。”梅雷迪思可能会厌恶史蒂汶所做的工作，因为他看到的是病人不停地受煎熬和痛苦，要么是死人，或是伤心欲裂的样子，但是她深知那样的工作对他有多么重要，她仿佛听到了那儿的钟声。

“看样子今天过得很不愉快，亲爱的……我很难过。回家来放